

海上救石生必重之

紅麝夢扶僞

征麝舊主題



海上漱石生
鑒定

紅樓夢抉隱卷五

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

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

第二十六回

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

小紅見賈芸手中帕子。像他從前掉的。正在神魂不定。忽見小丫頭佳蕙走來。說了半日閑話。並無一句入耳之談。須臾又見一個未留頭的丫頭。擎着些花樣來。叫他描花。擲下轉身就走。小紅忙問是誰的。那小丫頭只說一聲。綺大姐姐的。抬起腳來又跑了。及向抽屜找筆。又都是禿了的。凡此瑣屑之文。都是畫工之筆。

小紅往蘅蕪苑去。適遇墜兒引着賈芸進來。四目勾留。私情益愜。小紅今夜春夢。必甚於前夜矣。余嘗謂今之女郎。偶遇少年顧盼。即欲以身相殉。如小

紅者不少也。

寶玉想起賈芸來。逼着李嬷嬷去叫。命墜兒引進。閒話數句。便有些懶懶的。想是室內人多。不比書房清靜。否則久病初愈。房櫺日夜困鴛鴦。無暇奏南薰之曲。便不作剪燭之留。賈芸鼓興而來。未免敗興而返矣。

賈芸出了怡紅院。與墜兒閑言套問。漸及小紅。並及手帕。賈芸道。我倒檢了一塊。墜兒便問賈芸要來還小紅。賈芸因將自己一塊。換給墜兒拏去。小紅得此。益將神魂失據矣。以上寫小紅事。人以爲傳中閒文。豈知爲寫寶釵正筆。觀後文滴翠亭聽私語便知。

寶玉前日以傾國傾城語。唐突黛玉。大觸嬌嗔。曾幾何時。又以同鴛帳之言。相戲謔。何冒昧至此。然而非冒昧也。蓋亦如西廂記所云。掉不下思量。如今又也。

寶玉走入瀟湘館。只見湘簾垂地。便是西廂記控金鈎繡簾不掛。悄無人聲。便是蘭閨深寂寞。走至窗前。覺得一縷幽香。從碧紗牕中暗暗透出。便是繞牕紗。麝蘭香散。將臉兒貼在紗牕上往裏看。便是把紙牕兒濕破。悄聲兒窺視。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。聽得細細的長嘆一聲。便是半晌抬身。一聲長嘆。又聽念道。鎮日價情思昏昏。寶玉聽了。不覺心內癢將起來。觀此可喜。娘具此嬌模樣。吟此清新句。便是鐵石人也。意惹情牽。何況饞眼腦之志誠種。能無心癢難撓乎。然黛玉固自節操凜冰霜也。其情思昏昏眼倦開。亦以暮春天氣困人耳。初不料寶玉躡足潛蹤去。悄地聽他。乃寶玉不自審。以爲分明錦囊佳句來勾引。輒思湯他一湯。只怕前已是踏着犯。又將怒嗔卓文君矣。

寶玉笑道。爲什麼鎮日價情思昏昏。一面說。一面掀簾進來。黛玉自覺忘。

情不覺紅了臉。掣袖遮着臉。翻身向裏粧睡着。寶玉於此。當吟羞答答不肯把頭抬。只將鴛枕捱。看黛玉又作何說。

黛玉起來。坐在床沿上。整理鬢髮。一面笑向寶玉道。人家睡覺。你進來做什麼。寶玉見他星眼微顰。香腮帶赤。不覺神魂早蕩。寶玉於此。又當高吟嬌滴滴。越顯紅白。看黛玉又作何說。

寶玉一歪身。坐在椅子上。笑道。你纔說什麼。黛玉道。我沒說什麼。寶玉道。你給個櫃子吃呢。我都聽見了。我知寶玉一地胡拏。定當決撒了也。

寶玉要紫鵲倒茶。黛玉要紫鵲舀水。紫鵲道。他是客。自然先倒了茶。再舀水。寶玉道。好丫頭。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。我不教你疊被鋪床。如此忒莽。真是小孩兒家口沒遮攔。黛玉安肯彈着香肩。儘人調戲乎。宜其厭的挖皺了黛眉。忽的低垂了粉頸。氣的改變了朱顏。拽札起面皮。熱剗兒當面搶白。

也。

黛玉登時撻下臉來道。二哥哥。你說什麼。不叫寶玉而叫二哥哥。忽將兄妹二字兜頭一蓋。分明雁字排連。着他魚水難同。寶玉又當云。呀。這聲息不好也。

寶玉見黛玉生氣而走。要去告訴王夫人。忙趕上來說。好妹妹。我一時該死。別告訴去。我再敢說這樣話。嘴上就長個疔。寶玉前誓何等奇誕。此誓又何庸俗。不知亦本地風光。語出續西廂。張生對夫人之言。不敢再用原句。故變換其辭。使兩般兒氤氳得不分明。

寶玉正向黛玉陪小心。只見襲人走來說道。快回去穿衣服。老爺叫你呢。寶玉於此。又當高吟忽聽一聲猛驚矣。

薛蟠請寶玉吃酒。乃詐稱賈政呼喚。似此言辭。賺真是胡侃。

唐寅認作庚黃。不是薛大哥眼花撩亂。只因雪窗螢火。不肯下工夫耳。然亦只爭些兒。有警者招牌。江西柴先顯。算斷命限。認別字者。訛爲紅面紫光頭。弄斷命根。此人與薛大哥都是文學海樣深。

黛玉見賈政叫寶玉去了一日。心中也替他憂慮。豈知在薛蟠處挾優飲酒。紫鵲若知。定當向黛玉道。他如今陪酒陪茶倒攪就。你反擔憂。

黛玉至晚飯後。聞得寶玉回來了。心裏要找他問問。是怎麼樣了。一步步行來。剛到沁芳橋。只見各色水禽。都在池中浴水。也認不出名色來。但見文采閃爍。好看異常。因而站住。看了一回。再往怡紅院。門已關了。黛玉即便扣門。誰知晴雯和碧痕拌了嘴。沒好氣。見寶釵來了。把氣移在寶釵身上。抱怨說。有事沒事。跑了來坐着。叫我們三更半夜不得睡。忽聽又有人叫門。晴雯越發動了氣。也並不問是誰。便說道。都睡下了。明兒再來罷。林黛玉素知丫頭

們的性情。彼此頑要慣了。恐怕院內的丫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。只當別的丫頭們了。所以不開門。因又高聲說道。是我。還不開門麼。偏生晴雯還沒聽見。便使性子說道。憑是誰。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。林黛玉聽了。不覺氣怔在門外。待要高聲問他。逗起氣來。自己又回思一番。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。到底是客。如今父母雙亡。無依無靠。現在他家依栖。如今認真惱起氣來。也覺沒趣。一面想。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。正是回去不是。站着又不是。正沒主意。只聽裏面一陣笑語之聲。細聽。竟是寶玉寶釵二人。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。左思右想。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。畢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緣故。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。你也不打聽打聽。就惱我到這步田地。你今兒不叫我進來。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。越想越傷感起來。也不顧蒼苔露冷。花徑風寒。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。悲悲切切。嗚咽起來。原來這林黛玉秉

絕代姿容。具稀世俊美。不期這一哭。那附近柳枝花朵上宿鳥棲鴉。一聞此聲。俱忒楞楞飛起遠避。不忍再聽。那林黛玉正自啼哭。忽聽吱嚶一聲。院門開處。寶釵出來了。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。待要上前去問着寶玉。又恐當着衆人。問羞了寶玉。不便。因而閃過一旁。讓寶釵去了。寶玉等進去。關了門。方轉過來。尙望着門洒了幾點淚。自覺無味。轉身回來。無精打彩的。卸去殘粧。倚着床闌干。兩手抱着膝。眼睛含着淚。好似木雕泥塑的。直坐到二更多天纔睡了。此一節。寶玉知之。定當集西廂云。歎。軀生不才。謝多嬌受怕擔驚。向書房問候。出畫閣。柳腰款擺。穿芳徑。初日西斜。投至得竹索纜浮橋。只見金塘水滿。鴛鴦睡。嫩綠池塘藏睡鴨。倚闌干。目轉秋波。半個日頭。早掩過翠裙三四摺。不覺開西立又昏。門掩了。梨花深院。粉牆兒高似青天。將金釵敲門扇兒。誰知小梅香。時下有些唧噥。不顧人。氣沖沖。他說一更之後。壓着

繡衾臥。破工夫。明日早些來。小姐賢達。用心兒詳察。我不曾出聲。他連忙答應。定然是金雀鵝鬟。沒查沒例。謊僂科。不辨個誰是主。我便低低應。我是個多愁多病身。閒窮究。來到此。啓朱扉。休遲憚。誰想那鶻伶淥。老不尋常。年紀小。性氣剛。他不曉。七青八黃。隔牆兒。慍的早。噴道。我簾垂下。戶已扃。得了將軍令。不揀何人。不招呼。不可輒入中堂。疾忙去。怎流連。聽說罷。心懷悒悒。不由人顛倒。惡心煩。那幾日。夜深香竈。橫金界。猶兀自東閣帶烟開。今日個月明。纔上柳梢頭。爲甚急攘攘。門掩重關。我這裏。碧桃花樹兒下。等他那裏雨打梨花深閉門。恁情的。將人慢。袖梢兒。搵不住啼痕。我曾經這般磨滅。不信俺女兒家。折了氣分。我本待磨礮。將他攔縱。可憐我爲人在客。雖則是夫人只一家。赤緊的先亡了我的有福之人。便遂殺人心。把侍妾逼凌難禁。仔細端詳。沒意見。想着這異鄉身。把俺心腸。撻這其間。去住無因。進退無門。忽聽

西廂裏笑呵呵。似兒女語。小窗中顚顚。我潛身再聽。絮絮答答。一遞一聲。元來是釵禪玉斜橫。那裏叙寒溫。打話。他們不識憂。不識愁。一雙心意兩相投。我獨在窗兒外。祇把繡鞋兒冰透。將他來。別樣親。把俺來。取次看。是幾時。孟光接了梁鴻案。直恁的靚面顏。廝顧盼。在他行。翠袖殷勤。在我行。擔饒輕慢。小則小。心腸兒轉關。叫人難捉摸。我慢沉吟。再思尋。這妮子怎敢胡行事。多管是冤家不自在。他心數多。情性皺。猜他疊被鋪牀。信口開合。夫人行。是我先投首。因此怒忽忽。兜的上心來。要梅香。門掩清秋夜。他若是到來。倚定門兒待。將言詞說上。他不令許放。看我蠶麻線。怎過針關。哈。你忒慮過。空算長全不想。我往常把你做心肝般看待。只少手掌兒上高擎。眼皮兒上供養。我爲你廢寢忘餐。暗中禱告。只要生則同衾。死則同穴。似這般有恩有義。心中客。怎肯漏洩春光與乃堂。昨日個見甚詩。看甚詞。道我傾國傾城。恁的般冷。

句兒將人廝侵。並不會記心懷。先前閑磕牙。怎做敵頭。却教嫩皮膚去受蟲
棍兒抽。我女孩兒家着甚來由。假如你。心中畏懼。老母威嚴。你就該角門兒
更不牢攢。些時得見真假。你今夜親折證。却叫我玉堂人物難親近。咫尺間。
天樣闊。我待訴衷腸。一層紅紙。幾眼疎櫺。似隔雲山幾萬重。前日太行山般
仰望。東洋海般飢渴。一味的甜話兒熱趨。只道你性兒溫克。情兒定。不由人
不口兒作念心兒印。誰知你都是些假意兒。甚麼義海恩山。無非遠水遙岑。
從今後。我也玉容寂寞梨花。與你成拋躲。甚妹妹。拜哥哥。有甚相見話偏
多。這一番花殘月缺。怕便是瓶墜簪折。我明日見柳梢斜日遲遲下。我便急
煎煎將門禁。侯門不許老僧敲。紗牕也沒有紅娘報。一任你倚定門兒手托
腮。姐姐呼之。諾諾連聲。我熬定心腸耐。欹枕把身軀兒起。叫你相會少。見面
難。還要伯勞東去燕西飛。別離情更增十倍。恰纔知淒涼情緒。看你個文魔

秀士風欠酸丁。煩惱耶。把人葬送。如今是你無緣。非是我佳人薄倖。眼見須與對面。頃刻別離。你定要別離了。這志誠種。雖然玉人兒心兒空想。口兒閑題。他其實肚腸閣落淚珠多。那管他蒼苔露冷。羅袂生寒。哭聲兒似鶯囀。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。只見他衫兒袖兒濕透了。重重疊疊的淚。元來湘陵妃子。月殿嫦娥。玉精神。花模樣。嫩蕊嬌香。如洛水神人。西子太真。只這一聲長歎。彷彿人嗚咽。更堪那嬌滴滴。一聲聲。淋漓紅袖掩情淚。怎不教撲刺刺宿鳥飛騰。鸛鵲花梢弄影。亂紛紛落紅滿徑。方信道玉天仙是一尊離碧霄觀世音。猛聽得角門兒呀的一聲。風過去香衣細生。跼着脚尖兒仔細定睛。獨見了那人下香階。可意冤家。步香塵。佇立閑階。我待拽起羅衫。行一步。見那可憎。悄悄相問。問你個又不曾有甚。橫枝兒着緊。櫺門前面。使甚嘍囉。他來時。迎風戶半開。我這裏走將來。把房門胡掩。難道世間草木是無情。不

比白璧黃金。須要心坎兒上溫存。把似你使性子。休思量。我雖是女孩兒。有氣志。明皎皎。美玉無瑕。休猜做路柳牆花。你有心把嫩巍巍雙頭花蕊。搓香馥馥同心縷帶。割我便一納頭。把比目魚分破。你如今煩惱猶閒可。你久後思量怎奈何。看他那答兒發付我。只怕他羞答答低首無言。獨自摧挫仔細思量。到底干連着自己的皮肉。休波。受艾焙。我權時忍這番。我且背立湖山下。迴避一時半刻。直待到隔花人遠。萬籟無聲。恰尋歸路。嬾嬾婷婷。又來回向東牆。淚眼偷淹。長吁了兩三聲。無人調護。不如歸去。神仙歸洞天。良夜靜復靜。碧熒熒是短檠燈。冷清清是舊圍屏。淅泠泠是風透疎櫺。忒楞楞是紙條兒鳴。暢懊惱。破題兒第一夜。倚着這碧紗幮。寬繡榻。斜簽着三尺瑤琴。手抵着牙兒。慢慢地想想。得人心越窄。越叫人不快活。寂寞淚闌干。呆打孩。便似捏塑的僧伽像。須臾桂花搖影。斗柄雲橫。粉頸低垂。芳心無那。眼望着衾

兒枕兒。只索要昏昏沉沉的睡。休將蘭麝熏。便將蘭麝熏。不脫和衣更待甚。半晌抬身。一聲長歎。恰纔向碧紗牕下晚粧殘。烏雲髻。輕勻了粉臉。亂挽起雲鬟。拂掉了羅衣上粉香浮污。只見閣淚汪汪。酪子裏都搵濕衫羅。將鈕扣兒鬆。羅帶兒解。揭起海紅羅軟簾。輕彈夜月銷金帳。搭伏定鴛鴦枕。蓋好過翡翠衾。誰想翠被生寒。芳心自警。睡不着。如翻掌呀。今夜淒涼有四星。他不俦人待怎生。好意兒不避路途賒。乘月色來探爾。我只道偕兩個畫堂春自生。誰承望對別人巧語花言。把我在九霄雲外。早知恁忘恩。僕人負心。我便拔了梯兒看。又問甚他危難。我有心爭似無心好。多情早被無情惱。今日個沒來由。把我摧殘。難道是準備去寒牕。重守十年寡。既不沙。打算十年牕下無人問。好叫人撩撥得心慌。輪轉得腸忙。翻來覆去。檀口咨嗟。少呵。有一萬聲長吁短歎。五千遍搗枕捶床。吓似這般。累肚牽腸。倒不如義斷恩絕。女人

自然多命薄。又何須惺惺惜惺惺。可憐我一寸眉心。怎容得許多顰皺。得好休。便好休。其間何必苦追求。你也趣。我也趣。早尋個酒闌人散。打疊起嗟呀。畢罷了牽罌。收拾過憂愁。不强如扯殺心猿意馬。月朗風清。恰二更。絞綃枕頭兒上。盹不移時。展放眉頭。星眼朦朧。葫蘆提已到曉。

第二十七回

滴翠亭寶釵戲彩蝶

埋香塚黛玉泣殘紅

芒種饒花神。大觀園中小兒女。悉以花瓣柳枝編成嬌馬。或以紗羅綾錦。疊成千旄旌幢。以綵線分繫樹枝花葉。遂使滿園翠帶飄飄。花枝招展。此與嶺南乞巧同一韻事。嶺南巧夕。閨中多有以錫膠黏芝麻。作天孫彩仗。或冠履盤匱數十事。堆盈几案。精巧絕倫。

寶釵去找黛玉。一抬頭見寶玉進去了。便站住想道。寶玉和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。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。嘲笑不忌。喜怒無常。況且黛玉素昔

猜忌。好弄小性兒。此刻自己也跟了進去。一則寶玉不便。二則黛玉嫌疑。倒是回來的妙。此無他。恐黛玉疑其一處同來。或被譏訕耳。僕嘗謂寶釵影之間。亦必簪度行走。語不虛也。作者書此。以見寶釵機智之深。

寶釵想畢。抽身回來。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蛱蝶。大如團扇。一上一下。迎風翻。十分有趣。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耍。遂向袖中取出扇子向草地下來撲。只見那一雙蛱蝶。忽起忽落。來來往往。將欲過河去了。倒引得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。香汗淋漓。嬌喘細細。一雙玉色蝴蝶。分明一對玉人。迎風上下翻。分明于飛有象。寶釵見其有趣。欲攘爲自己歡娛。於是用煽惑撲散之功。以遂其掩取冥求之計。卒之一雙玉蝶。渡過靈河。同登彼岸。徒勞心計。其奈之何。此發明寶釵奪取婚姻。寶黛仙圓福地之書旨也。作閑文看。誤矣。